

風土的話語政治： 疑遲與春山行夫的「滿洲國」風土書寫

[台灣]蔡佩均*

目 录

- 1、 前言
- 2、 風土作為一種話語：〈山丁花〉、鄉土文藝論
爭、滿洲之旅
- 3、 荒原流民圖：疑遲小說中的風土書寫
- 4、 地理實驗室讀本：春山行夫《滿洲風物誌》
- 5、 結語

1、前言：

「滿洲國」於1930年代成為日本的扶植政權後，雖非殖民地，但與台灣同樣受到宗主國日本的各種影響，同樣面臨殖民主義的干預，在此作用下的「滿洲國」文壇，首先以風土論述所引發的創作主題及風格變化最為明顯。在筆者觀察到的現象中，下列兩種是本文想加以關注的：第一，中國東北作家(時稱滿系作家)以鄉土文藝的形式，描繪底層人物遭遇、自然生態變遷的風土寓言。第二，日本知識人附和國家論述、生產風土論述，其論述成為殖民統治的文化資源。然而，既有的「滿洲國」鄉土文藝研究多以民族主義的觀點進行推論，鄉土文學作品被直觀地等同對帝國主義的反抗，但書寫鄉土為何能夠產生批判帝國主義的效果，卻少見具體且深入的分析。再者，筆者認為「鄉土」與「風土」兩者的概念與內涵雖多有重疊卻不盡相同；兩者同樣含納人與聚落的互動，但前者著重反映人物的生活樣貌與生存困境，

* 台灣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後者將地理景觀當作批判的載體，以地景變遷暴露社會問題。在「滿洲國」現代文學中，抵抗威權壓迫的作品大多傾向鄉土文學的表現方式，本文將聚焦為數較少且未獲研究者關注風土書寫，探討創作者如何以之生產帝國論述或反帝國論述者。

對應前述關懷，筆者將由殖民主義風土論述的觀點，以滿系作家疑遲（1913-）與日本詩人春山行夫（1902-1994）的風土書寫作為分析對象，考察下列議題：作家的民族身分、所處的政治社會屬性如何影響他們對地方風土的觀看與表述？其風土敘事透過哪些基本議題與文學形式，對生態資源與人文資源進行再現？作品中的風土如何成為一種象徵符碼，承載作家對帝國計畫性經濟開發論述的批判與回應？

2、風土作為一種話語：〈山丁花〉、鄉土文藝論爭、滿洲之旅

1937年5月，疑遲的短篇〈山丁花〉¹⁾揭載於「滿洲國」文藝刊物《明明》，小說以伐木工在高山林場開荒的故事為主軸。故事場景東山里隸屬今黑龍江省慶安縣一帶山區²⁾，該林場由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出資經營，故事透過來自各地的勞動者被剝削勞力與金錢的遭遇，鋪陳日本資本進入後引發的經濟型態及自然環境變遷。疑遲筆下幾經胡匪洗劫的貧困農村已不復見過往自給自足的景象，與缺乏工作機會的農村相對照的，則是需材孔急的林業公司每年招攬大量苦力投入伐木行列。趙永順的先祖官職顯赫，但目不識丁的他徒具手藝卻無處施展，面臨「窮得這樣太對不起老祖宗」的困境；鄰居張德祿雖略懂文字，但因為鄉間「活計少，閑人多」，不得不跟隨趙永順腳步出走家鄉，共同踏上販賣勞力的長途。這群離鄉在酷寒林場中賣力伐木的難兄難弟們，一心期盼來春山丁花開的時節能夠領錢回到故里。然而，他們先是為租賃斧鋸繳納高額款項，而後遭無預警取消休假，掘獲人蔘也被監工脅迫繳出，升火取暖卻不意引起燎原大火，導致工資被苛扣，年節支薪又在監工勸誘下輸

1) 疑遲〈山丁花〉，《明明》1卷3期，1937年5月，頁74-85。

2) 滿鐵自1908年後，陸續在中國東北及中韓邊境投資許多森林採伐、木材加工事業，每年從山區廉價取得大量坑木、電桿、枕木和一般木材，採伐季節常雇用數百至數千名工人從事採伐、造材和運送作業，東山里為當時主要的伐木林區之一。參見，蘇崇民《滿鐵史》，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12月，頁318-335。

得精光。等到返鄉前夕結算帳目，張德祿發現酬勞餘款僅夠支付回程旅費，但考量繳納不起房租的家境，只好步行回鄉。

隨著季節與時序推進，小說幾次點描林場中遍生的山丁樹，從結籽到開花，象徵伐木工人對未來美景的想像，並以花開暗喻歸期，「等過年春天，這堆山丁樹開花的時候，咱們就該算帳下山了。」、「最晚到穀雨，山里就完活了。年年到那兩天，這院里的山丁花開的香呢。」但令他們始料未及的，卻是公司管理者不曾間斷的壓榨與剝削，花開時節反諷地對比伐木工希望幻滅的終局。因此，「柵欄外頭白胡胡的一片山丁花，開得正香，但是他們誰也沒心鑑賞，邁大步地走向了前頭亮堂的地方」，對期待落空且歸心似箭的他們來說，林場成了亟欲擺脫的黑暗世界。上述情節，除了呈現代表林業公司的基層管理者「劉把頭」不斷苛扣下層工人以外，也突顯出更為龐大的、作為殖民主義經濟事業體縮影的林產掠奪現象。

在偏遠車站實習的疑遲，曾遇見幾個身穿破舊衣褲背著行李的苦力，因付不出車資而選擇徒步啟程：「此後我屢次看見些和他們類似的行旅們，穿的是一樣的破，背上也都背著行李和斧子」、「他們都是些打了大半年的木頭，沒剩多少錢，或是有着一行手藝而沒場施展，看歷年的辛苦，結果都是白幹，沒可奈何中，再回到他們灰色的故鄉去。」³⁾這篇自白加上故事中那無法逆轉的階層宰制、無可抗衡的勞資關係，帶領讀者窺見一個寂寥濕冷、全無光亮的東北密林世界；而那群被新時代推擠到社會邊緣的勞動者身影，也多次出現於疑遲的其它作品。

〈山丁花〉刊登時，雜誌「編輯後記」讚賞疑遲的筆致凝鍊，肯定此篇題材特殊，「是前人所未取過的新的境地」⁴⁾；同時代作家山丁視〈山丁花〉為鄉土文藝的代表作，他呼籲作家、評論家、讀者應「把握着時代的意識，在我們的國度裏(圈子裏)進行人類歷史所負的正確任務」、「滿洲需要的是鄉土文藝」⁵⁾，在作品的意識與寫作技巧都應側重現實的觀點下，山丁將疑遲譽為「現在滿洲文壇的拓荒者」。針對山丁的鄉土文藝觀，作家古丁(1909-1960)則提出了批判。當時任職「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統計處的古丁，與疑遲為職場同事，兩人都是《明明》同人。古丁在

3) 〈我怎樣寫的山丁花〉，《滿洲報》，1937年7月16日；轉引自小松〈夷馳及其作品〉，收入陳因編《滿洲作家論集》，大連：實業印書館，1943年6月，頁317-326。

4) 朝二路〈編輯後記〉，《明明》1卷3期，1937年5月，頁86。

5) 山丁〈鄉土文藝與「山丁花」〉，《明明》1卷5期，1937年7月1日，頁27。

〈偶感偶記竝餘談〉中提及，山丁高度評價疑遲作品是為販賣鄉土文藝而將〈山丁花〉予以標籤化，「文學不該是那樣偏狹的東西，我不主張文學局限在一個小的天地裡。」在諷喻山丁的鄉土文藝觀只是新瓶裝舊酒的論述後，古丁接著意有所指地暗示倘若評論者一味替作品貼上鄉土文藝的標籤，「非特殺了自己的批評，而且也殺了被評的作者」，真正適合「滿洲國」文壇的創作路線，應是放棄鮮明的口號標語，採取「沒有方向的方向」，以及大量「寫與印」。評論末了，古丁重申並非反對鄉土文藝的內涵，而是「並無所謂『路』，同時也不願意有『導師』給指『路』」。6)此後，以古丁、外文等作家為首的《明明》、《藝文誌》作家群，便與山丁、秋螢、吳郎等人代表的《文選》、《文叢》派，就創作的形式與內容展開歷時四年的論辯。

根據黃萬華及孫中田等學者的研究，早在鄉土文藝論爭形成之前，《文選》、《文叢》派訴求的「暴露鄉土現實」便已逐漸成為滿系作家的共識，蕭軍、蕭紅出版的單行本《跋涉》(1933)，以及山丁的短篇〈跑關東〉，皆是對此路線的探索，用以作為應對「滿洲國」高度言論統制下的寫作策略。7)1936年9月，關東軍籌畫設立了統轄「滿洲國」境內所有新聞及通訊機構的弘報協會，統一支配各通訊社和報社，包含報紙和新聞製作材料。1937年7月，由弘報協會全額出資的滿洲國通訊社成立，藉由撤銷、合併與新設等規劃，淘汰弱小報社，日文報紙發行量激增。8)中日事變後，協會擴大為弘報處，具體任務有控制輿論、控制文藝、管理出版物、影片及其他宣傳品等九項。此外，1937、1939年分別設立了滿洲圖書株式會社、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壟斷教科書發行、編輯國策圖書，並大量進口日本出版物。9)另有統計資料顯示，自1935至1938年間，禁止發行的報紙達7445份，雜誌2315份，普通出版物3508冊。期間日本內地大量傾銷圖書與影片，以1936年為例，共進口58萬7千餘冊書籍，1937年增至380萬冊，1938年達1000餘萬冊。10)許

6) 引自，史之子(古丁)〈偶感偶記竝餘談〉，《新青年》，1937年10月30日，頁17-20。

7) 孫中田、逢增玉、黃萬華、劉愛華《鐐銜下的繆斯——東北淪陷區文學史綱》，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頁21-26。

8) 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頁380-391。

9) 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頁610。

10) 楊志和〈東北文藝大事記(1919年-1948年)〉，《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9輯，1984年6月，頁140-178。

多前行研究已指出，上述期間的文藝體制、言論檢查和取締，重挫「滿洲國」文壇¹¹⁾，蕭軍、蕭紅、羅烽、白朗、舒群、駱賓基、端木蕻良等人陸續逃往關內。戰後疑遲也向文友轉述，他在警察廳機密檔案上看見許多作家皆名列黑名單¹²⁾。血腥鎮壓左翼文化人士的六一三事件(1936)、口琴社事件(1937)發生後，文藝創作環境益加受限。

《明明》的後身《藝文志》發刊於1939年10月，創刊辭表明如下宗旨：「藝文為文化的最具象的東西，滿洲作為藝文的素材，不失為絕好的寶庫」、「藝文之事，端在寫與印」¹³⁾。《文選》、《文叢》派的小說家吳郎也撰文說明近似的看法：「在豐富的滿洲自然界裏，立定多方面的搜集，結集滿洲人文的特色的精萃，但趨向於真正大眾層的手法，在原則上是不同情於『異國情調』，而注重於『文化體的』」¹⁴⁾。由此可見，鄉土文藝論爭的兩方陣營皆不反對「鄉土」作為一種文藝的表現形式，但《明明》、《藝文志》派認為面對緊肅的文化統制，摘除較敏感且立場鮮明的口號無疑是更為務實的做法。筆者認為，屬於此陣營同人的疑遲，在兩大陣營的反覆論爭中，其作品能夠受到雙方認可並讚賞，原因在於疑遲既以寫實筆法描摹底層生活，更透過人物對白、情節安排，營造鮮明的北地風光及生活型態，刻劃出獨特的「滿洲國」風土。換言之，論爭中真正的爭執點並非「鄉土」是否值得書寫，而是「鄉土」應該如何描寫？如何理解或擴充「鄉土」的內涵，乃至將它轉化為具有地域色彩的「風土」。

這場起始於疑遲小說評論，而後圍繞文藝創作理念展開的論爭，引發多位滿系及日系作家的關注¹⁵⁾，包含「風土」在內的「鄉土」一詞，因而成了1937-40年間

11) 參見，岡田英樹著、靳叢林譯《偽滿洲國文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年2月，頁21-45；徐迺翔、黃萬華《中國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福州：福建教育，1995年7月，頁69-73；劉曉麗《異態時空中的精神世界—偽滿洲國文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頁10-18；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2010年6月，頁359-373。

12) 參見，馬尋(口述)；柳書琴、蔡佩均(整理)〈從“冷霧”到《牧場》：戰時東北文壇回眸—馬尋訪談錄〉，《抗戰文化研究》第四輯，2010年12月，頁297。

13) 城島舟禮〈藝文志序〉，《藝文誌》創刊號，1939年10月18日。

14) 吳郎〈我們的文學的實體與方向〉，《華文大阪每日》第6卷第2期，1940年1月15日，頁4。

15) 日系作家的相關評論，可參見，《詩歌人·讀書人連叢第4本》(藝文志事務刊行會，1940

「滿洲國」現代文學最重要的關鍵詞彙，其內涵成為不同陣營的作家們試圖定義及書寫的對象。在某些作家筆下，風土甚至成為一種家國寓言的書寫。

Prasenjit Duara曾在其論著中討論「鄉土」一詞的政治意涵時，指出「現代政治是以認同為基礎，而領土的控制亟賴主觀產生的空間認同」，「滿洲國」政府便從鄉土文學作品中，擇取有利於建國宣傳者，加以大力鼓吹和運用。又以山丁《綠色的谷》為例，指出小說中的白山黑水、森林、農村等東北風土，被描述為逐步消逝的中國傳統的儲藏所，取代了日人眼中此地域的邊疆性格。¹⁶⁾Duara的觀察無疑揭示了風土環境對於形塑地域認同的重要，筆者也發現，這部長篇小說自1942年5月起連載於長春《大同報》夕刊頭版，旋即由日系作家大內隆雄譯成日文在《哈爾濱日日新聞》刊登，1943年由長春文化出版社發行單行本時，部分內容遭刪除。¹⁷⁾無論是向來被論者視為「滿洲文壇發祥聖地」的《大同報》副刊¹⁸⁾，抑或是素有「日本帝國主義在哈爾濱的主要喉舌」之稱的《哈爾濱日日新聞》，《綠色的谷》經由不同語文、在屬性互異的刊物登載，不啻說明了作品中的鄉土情感與認同，透過媒介傳播、被召喚、被建構的過程。

以上概略梳理了滿系作家的風土話語論述，除此之外，在弘報處嚴格審閱出版物，大量傾銷內地書刊、電影期間，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多次在雜誌刊登「火車的旅行」、「海水浴好適地」、「旅行乃是益智綜勸大家撥冗去旅行」等廣告標語，透過圖文並茂的方式行銷「滿洲國」觀光。滿鐵也製作了《滿洲の旅》系列宣傳影片，向日本內地居民介紹「東京—滿洲」的來回套裝行程，規劃旅客自東京搭乘聯絡船至旅順港，登陸後轉乘火車遊覽鐵路沿線節點城市。在滿鐵籌畫下，這些鐵道都市紛紛披覆經由策略性挑選的風土外衣被行銷著，例如，撫順及鞍山是以工業城市的面貌登場；即將建設完成的國都新京(原東三省長春市)，以筆直寬敞的大

年)整理登載的「日系如是說」專題，包含日向伸夫〈滿系雜誌與滿系文學〉(頁114-115)、大內隆雄〈滿系文學人之一傾向〉(頁115)、古長敏明〈對於滿系作家底對立〉(頁115)、古長敏明〈惜滿系作家底對立〉(頁116)。

16)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17) 參見，《梁山丁研究資料》，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

18) 蔣蕾〈精神抵抗：東北淪陷區報紙文學副刊的政治身份與文化身份〉，吉林大學新聞系博士論文，2008年12月。

馬路及現代化建築為介紹重點；國際商埠哈爾濱，則呈現東正教教堂與白俄僑民生活之異國情調；邊境城市圖們處處可見朝鮮族人的身影；代表古城承德風情的，則是傳統廟宇、拿起毛筆寫下「王道樂土」的學童。滿鐵藉此導覽異地城市風情，旅程中由港口至內陸、由南至北、由主幹到支線的行進方向，恰與日本在滿的殖民化經濟開發路線如出一轍。隨著片中旅客的旅行路線，觀影者彷彿身歷其境共同參與了一場殖民地風情導覽。

此外，自滿鐵於1906年設立後，陸續有著名的日本文人以遊記書寫旅滿經驗，如夏目漱石〈滿韓とこころ〉(1909)、與謝野晶子《滿蒙遊記》(1928)等。¹⁹⁾根據筆者觀察，日本現代主義詩人春山行夫的旅行札記《滿洲風物誌》(1940)是此書寫脈絡下，較有系統地以文化史考察的方式撰寫者。

綜上所述，在文藝創作空間逐漸緊縮的環境裡，滿系作家藉由論爭，往復辯證創作的形式與內容，其中能夠傳達現實、含納滿洲人文特色的風土書寫，是滿系作家同樣認可但不便聲張標舉的一個方向；滿鐵則企劃風土之旅，宣導經濟建設，以此呈現「滿洲國」政府意圖建構的現實。風土成為一個彼此周旋的共同平台，不同形式、不同媒介的風土再現也因而成為一種政治或「反政治」話語被反覆操作著。

3、荒原流民圖：疑遲小說中的風土書寫

滿系作家對於描寫鄉土、風土的討論，開啟了單向的文藝政策訴求下，文學者表現社會現實與文藝精神的有限空間，然而，這樣的空間並無法長期存在戰爭時期，風土書寫的內涵也非恆久不變。1943年12月4、5日，滿洲藝文聯盟召開「全國決戰藝文家大會」，討論「藝文家應該如何獻其精誠於藝文活動」、「昂揚思想戰士的使命」。會後，由古丁主持，十七位滿系作家另行舉辦一場規模較小的「怎樣寫滿洲？」座談會。²⁰⁾座談會上由古丁藉日系作家長谷川瀆的話開場：「文學家的決戰，是以他的作品來決戰的」，又說：「我們把滿洲這壯偉的大自然美，及人情風俗

19) 參見，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頁321。

20) 座談會由新京的出版業者藝文書房、大地圖書、滿圖、青年文化社共同發起，參見，〈座談會：怎樣寫滿洲？〉，《藝文志》第1卷第3期，1944年1月1日，頁27-37。

的純樸，作為文學的題材，相信這是會產生出很好的文學來的。」接著從作家的靈魂感受、歷史題材、風土、人物、技巧五個要點，討論「文學的進路」。與古丁同屬《明明》、《藝文志》集團的爵青發言表示，「為了發現滿洲，我們不能只以唯物的經濟的眼光觀察滿洲；另一方面，必須修正「立在自己的國土上卻找不到故鄉的文學觀，書寫鄉土時應把滿洲視作生活的發生體，去感受滿洲，「創造出一種獨自的文學精神，藉此創造出一種新的言語」。田瑯認為，文學應保有其自主性，當文學被時代利用而喪失根本精神，便是「誤用了文學」，「滿洲有壯美的大自然，有樸素的風俗，在我們的文學作品中，是應高揚這鄉土愛的」。天穆則認為，應該多寫倫理道德題材的作品，「文學是對國家民族奉仕的」，應該「走向健康的路上」。

不論是爵青所言「修正的鄉土文學觀」、文學新言語，田瑯堅持文學的自主性、倡言鄉土愛，抑或天穆提出的「文學奉仕」，紛雜的陳述正說明了風土既是一種文學話語，也可以作為一種(反)政治操作。面對迎合國策，創作拓墾及增產文學的要求，究竟該如何以文學向體制決戰？或是無可避免地被納入決戰文學體制？意識到文學者只能以作品來決戰的滿系作家，此時仍舊以風土書寫為核心，繼續在文藝的狹路上跛行著。

本節中，筆者將以疑遲的風土書寫作品為例，分析作家如何在有限的創作空間內書寫風土，透過風土書寫又彰顯了何種文化關懷與現實問題？

疑遲，原名劉玉璋，後改劉遲，筆名劉郎、疑遲、夷馳、疑馳、遲疑，1913年生於遼寧省鐵嶺北關，漢族人，卒年不詳。幼時遷居哈爾濱，曾於中蘇兩國合營的中東鐵路扶輪學校及車務專科學習所就讀，通曉俄語，文學理念亦深受俄羅斯文學影響。畢業後任職北滿的中東鐵路站務員，直到中東鐵路讓渡予日本後才離職。1935年7月起，因具備俄文能力進入「滿洲國」國務院統計處，參與北滿的俄僑人口普查工作，也因此首都新京結識許多文藝愛好者，逐漸對創作產生興趣，與古丁、滕更(外文)創立「藝術研究會」，成為《明明》、《藝文志》同人，陸續發表30餘篇小說，集結出版短篇小說集《花月集》(1938.5)、《風雪集》(1941.7)、《天雲集》，長篇小說《松花江上》(1941)、《同心結》(1943)等。1941年6月後，與小松共同主編通俗文藝雜誌《麒麟》、《滿洲映畫》。

疑遲開始創作的1937年，如前節所述，正值言論及新聞全面受到統制、多位

較有影響力的作家出走流亡的階段。古丁以「衝破大寂寞，馳騁大荒原」²¹⁾呼籲知識分子共同振興文藝，疑遲也在首部出版的小說單行本《花月集》序文以「荒原般的寂寞」形容當時的苦悶，他回溯與文友合作創立「藝術研究會」的緣起：「我們是一團有着健全官能的畸零人。我們都是聰明的，我們知道，倘不在吶喊里覓生，便只好在沈默里尋死。」²²⁾筆者認為，作為他「驅逐荒原般的寂寞」的文學試金石，便是其筆下以邊境風土為題材的小說。1940年5月，疑遲會見了心儀已久的白俄作家拜闊夫之後，稱許其作品「把握住了北滿地方的特有色彩」，使讀者「看見滿洲的未經開墾的處女地的壯麗。也可以知道那長年在北滿寂寞的森林裡馳騁着的勇士們是如何地生活着！」²³⁾疑遲從拜闊夫作品獲得的啟發，也充分展示在他的風土書寫中。

根據作品所表現的議題來看，疑遲的小說大約可分為幾類，其一，刻畫東北民情風俗，包含底層工農困境及僑民遭遇的作品，如〈山丁花〉、〈塞上行〉、〈東山記事〉、〈長烟〉、〈雪嶺之祭〉、〈鄉仇〉、〈北荒〉、〈拓荒者〉、〈江風〉、〈夜車〉、〈月亮雖然落了〉、〈雁南飛〉等。其二，關於知識分子的思想問題，如〈西城柳〉、〈失了熱的光〉等。其三，關於由鄉進城者的迷失與破滅，如〈浪淘沙〉、〈回歸線〉等。其四，寫於大東亞戰爭末期，具有翼贊傾向的小說，如〈曙〉、〈望〉、〈明〉、〈祖孫之間〉等。由作品的寫作及發表時間觀之，可知疑遲初期的寫作重心為描述東北風土的作品，此類小說亦是本文主要的分析核心。

〈北荒〉²⁴⁾是這類作品中最早發表者，敘述一個貧工家庭在工作與地方戰火中罹難的慘劇。小說開場架設的時空，是日本取代沙俄勢力大舉擴建大連市的期間，「這才是幾年的工夫，誰想到城西這片荒涼的曠野上，竟會動起偌大的建築工程來。」胥昌是這一波城市建設工程裡不斷被監工壓榨的搯磚苦力，意外身亡後，妻小領得微薄撫恤金，在缺乏謀生能力且遭受其他工人覬覦的多重壓力下，妻子「憧憬着北荒未來的光明」，因此攜子返鄉。但是當她回到松花江南岸的故鄉鳥兒

21) 史之子(古丁)〈大作家隨話〉，《明明》第1卷第5期，1937年7月1日，頁14。

22) 疑遲〈關於我的創作一代序〉，《花月集》，撫順：月刊滿洲社，1938年5月，頁3。

23) 參見，疑遲〈拜闊夫先生會見記〉，《詩歌人讀書人連叢第4本》，頁22。

24) 疑遲〈北荒〉，《明明》1卷2期，1937年4月1日，頁64-71。

河，這才發現，經歷水災、「鬧胡子」、「跟毛子打仗」後的家鄉景況已不復當年，這對母子接受礦工濟助勉力維生，兒子卻在胡匪與警衛隊互相攻擊的戰事中喪命，鄰近礦區的這片荒原終究奪去了他們的一切希望：「北荒是一片枯寂死沈的地場，黑糊糊地沒有一點光亮」。

〈江風〉²⁵⁾藉由松花江下游荒僻地帶的「拉幫套」²⁶⁾陋俗，鋪陳漁民夫婦無力償還高額借款，導致丈夫接受高利貸業者一妻二夫制提議的荒謬悲劇。然而，橫暴的階級社會，並未給予這對無產夫妻一個平穩的終局，身懷六甲的妻子划船捕魚時，在大型輪船掀起的巨浪衝撞下失足落水，但「火輪船早經去遠，驕傲地放幾聲得意的汽笛。」小說的最後一節，主人翁福子在徹底絕望之餘立定決心：「他覺得：如今算是毀壞了他生活的助力，過去一切的希望都成了破滅的泡沫。他覺得：他已經不能繼續過着這江上的生活，因為這地場窒悶的使他不能呼吸。他覺得：他應當到另一個所在，用極積的手段去謀取他的生存。」結局所揭示的「某取生存的積極手段」，以更明確的方式呈現在〈月亮雖然落了〉裡。

〈月亮雖然落了〉²⁷⁾故事場景位於鐵嶺地區施家堡(今鐵嶺開原市三家子鄉施家堡村)。吳村長與自衛隊馬團長在過年前夕假借推動地方公益之名，進城租影片到公開村內播映，再按丁收款納糧，強迫村民觀影。那些原本只看過「驢皮影」的村民非但無法增廣見聞，反倒為此挨餓受凍，而馬團長家則在活動後隨即風光辦喜事。識破階級壓迫實質及其欺瞞性的小農金升，思及家人貧病無援和無數弱者呻吟，「如同有一種力量，推動了他細瘦的身軀」、「好像在迷路的困窘裡，發現了道路」。小說末尾暗示起身抗暴的金升遭到擒捕，並以「月亮雖然落了，天亮還得一會子呢。」象徵小人物在革命前夜的覺醒過程、成功仍有待更大的力量。

〈塞上行〉²⁸⁾，以漠北邊疆台門溝(今蒙古呼倫貝爾一帶)的牧人與馬販為主角，描述一群刻苦勞動的異鄉人聚居邊塞草原的故事。那裡的日常聲音只有鞭響與

25) 疑遲〈江風〉，《花月集》，撫順：月刊滿洲社，1938年5月，頁51-65。

26) 根據作者疑遲原註：「拉幫套為松花江下游民間陋俗之一種，原於塞外之一妻多夫制度。故於一定之時期，納相當之租金，一妻可伴二夫，夜宿自有通融，二夫絕不衝突。惟最近此風已漸衰，然三江省一帶之荒僻地方，此風猶在盛行。」引自，疑遲〈江風〉，頁58。

27) 疑遲〈月亮雖然落了〉，《花月集》，頁177-208。

28) 疑遲〈塞上行〉，《風雪集》，新京：藝文誌事務會，1941年，頁189-234。

馬鳴，「連電燈都還沒見過」的居民對來歷三緘其口，只期望有天能衣錦榮歸。但這份與世隔絕的平靜，卻遭身穿綢衣、抽化學煙嘴的外來馬販破壞了，他巧取豪奪、強占民婦，在婦人羞愧自縊後潛逃。小說結束於決意為伙伴復仇的牧人劉進策馬追向塞上荒原。

將以上作品進一步與〈山丁花〉並置觀之，可以發現這類作品的結構，多為描述一個被孤寂籠罩的邊地世界中底層人物處境，故事地點皆遠離都市塵囂，封閉且自絕於外地散布在北陲的冰川雪原上，如〈北荒〉的烏兒河、〈山丁花〉的東山里、〈塞上行〉的蒙古草原、〈長烟〉²⁹⁾的烟筒山、〈雪嶺之祭〉³⁰⁾的張廣才嶺……等饒富意味的空間設定。疑遲的風土書寫刻意擇取這些地域為場景，其邊境風土敘事遠離南滿鐵路與中東鐵路主幹道，遠離殖民主義開發的節點(nodes)都市，小說人物或久住塞外，或流徙荒原，他們有的遭逢以日本帝國為後盾的「滿洲國」資本主義驅逐，有的面臨現代化進程中的陣痛；有些人成了外力襲擊下的受害者，有些仍以傳統生活方式迎戰惡劣環境。那些偷拐搶騙、擊槍決鬥、騎馬長奔、雪山圍獵的人物境遇與塞外荒原融合、聯繫在一起，邊地風土形構其苦難，也賦予他們韌力與啟示。以上主題經常交叉或重疊出現，呈顯了一個現代制度與帝國律法、殖民資本鞭長莫及的小說世界。

除此之外，小說對白以東北方言為主，間雜部分俄語，情節推演時帶入許多地域性的民情風俗，在章節末尾處，疑遲又特意以白話文對這些方言與風俗加以註解，例如：

祭山：是在伐木工作沒開始以前，工人們對「山神」行的一種許願。（〈山丁花〉）

幫辦：是副站長的土稱。（〈夜車〉）

里皆拉：是俄語小票車的意思。（〈夜車〉）

吃勞記：即傭工之謂。（〈月亮雖然落了〉）

魚子：是大馬哈魚的子，鹹熟後，呈紅色，狀如櫻桃，乃俄人長備菜之一種。（〈雁南飛〉）

29) 疑遲〈長烟〉，《華文大阪每日》4卷5期，1943年3月1日。

30) 疑遲〈雪嶺之祭〉，《東北現代文學大系》5，瀋陽：瀋陽出版社，1996年12月，頁574-632；原刊於《學藝》第2輯，1944年1月。

槽子船：是用一塊樹幹作成的船，狀如槽形，故名。（〈江風〉）

底鈎：是松花江上捕魚法最普通之一種，取鋒利的鈎，狀如鐵篸，直豎江中。魚性好奇，觸之輕傷鱗膚，即不能動，漁者以布兜取之。（〈江風〉）

古丁在前引〈偶感偶記竝餘談〉一文中亦指出，〈山丁花〉的選材和小說中添加註解的形式皆獨具新意。³¹⁾由方言詞彙的運用來看，疑遲小說應是有意識地將能夠讀解方言或中國白話文的人作為預期讀者，以此觀之，其作品不僅是單純展演故事情節的小說，更形同一篇篇描繪荒原流民圖的東北風物誌。筆者認為，這種以文學為主要形式、風物誌為次要形式的小說，傳達了對殖民主義及「滿洲國」計畫性經濟開發的隱微批判。疑遲曾藉由〈拓荒者〉裡正直樂觀、殉身防堵堤壩潰決的農人姜坤，傳達「保守自己祖宗打下的江山，本來是遲不容緩的事情」之信念；在這個面向上，刻畫漂泊東北曠野的流民、以風土書寫回應帝國話語的滿系作家疑遲，除了是山丁所讚譽的「滿洲文壇的拓荒者」，無疑也是東北風土的保衛者，他透過風土寓言投射了歷史的災厄、現實的矛盾與心中願景。

4、地理實驗室讀本：春山行夫《滿洲風物誌》

日籍詩人春山行夫(1902-1994)，本名市橋涉，1902年生於名古屋，1924年出版首部個人詩集《月の出る町》，1928年進入厚生閣書店，在東京創辦《詩と詩論》文藝季刊，該誌是昭和初期現代詩寫作者的一大據點，集結了安西東衛、北川冬彥、三好達治、西脇順三郎、橫光利一等日本現代主義詩人。1935年，春山行夫加入由福田清人(1904-1995)創辦的純文學雜誌《セルバン》任職主編，策畫海外文學文化等議題。1939年初，參加以提倡大陸開拓與文章報國為宗旨的「大陸開拓文藝壘話會」，同年10至11月間，隨同日滿中央協會舉辦的「日本雜誌記者團

31) 古丁〈偶感偶記竝餘談〉，頁19。此外，在疑遲之後，另一滿系作家田兵也曾仿照此一形式創作，參見，田兵〈麥春〉，《東北文學研究叢刊》2，1985年10月；原刊於《新青年》，1940年5-6月合刊。

滿洲國調查隊，至「滿洲國」及華北旅行。回到東京後，以一年的時間整理撰寫訪滿札記，初期將部分內容刊載於他任職的《セルバン》雜誌，1940年11月，厚達450頁的精装本《滿洲風物誌》正式出版。1942年5月，一元性的文學統制團體「日本文學報國會」設立後，春山行夫擔當評論隨筆部常任幹事，「大陸開拓文藝壑話會」隨即被納入日本中央統制，春山與川端康成、林房雄、木村毅、草野心平、張赫宙等十六名文學者成為「精通共榮圈各地事情的專家」，共同參與企劃「大東亞文學者大會」³²⁾，並出席在東京召開的第一回(1942.11)及第二回(1943.8)大會。1943年11月，隸屬文報會的「文學勤勞報國隊」結成，春山被編入第四中隊，任會刊《文學報國》編輯委員。不論是春山行夫的日本詩壇領航者角色，或參與多種國策文藝團體、會議企劃等經歷，在日本文化人、文學者間，他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亦是筆者關注其風土書寫的原因之一。以下將由春山行夫訪滿的旅程規畫、旅人「視線」、文化與政治的觀察、寫作目的等四個面向，對照性地指出其風土書寫與疑遲作品的差異。

首先指出的是，春山行夫的旅程規畫與疑遲小說空間之對比。

春山旅滿期間自1939年10月26日至11月23日，將近一個月的旅行動線大致為：「東京→釜山→奉天→新京→哈爾濱→大連→旅順→大連→奉天→承德→北京→大同→天津→奉天→京城→東京」，由路線安排可知，走訪城市皆位於滿鐵所轄鐵路主幹與支線上，除了不屬於「滿洲國」境內的華北城市，其餘皆未超出滿鐵製作《滿洲の旅》時的行銷地點。此趟旅程途經十數個城市，舟車往復轉乘，若非官方奧援委實難以成辦，而我們也可透過種種線索發現，「日滿文化協會」³³⁾的主導安排，對春山行夫的風土詮釋產生了關鍵影響。

32) 櫻本富雄《日本文學報國會—大東亞戰爭下の文學者たち》，東京：青木書店，1995年6月，頁141。

33) 春山行夫的原文為「日滿中央協會」，但據筆者翻查，應是「日滿滿日文化協會」之誤植，該協會在日本稱「日滿文化協會」，在「滿洲國」稱「滿日文化協會」，於1933年12月在新京建立，總裁為溥儀，主要任務及成員如下：「滿日學界合作保存振興東方文化，尤其以維護發展滿洲文化為目的，吸收日滿兩國的篤學者和各界知名人士為會員」，除各領域的研究調查外，舉凡日滿文化的介紹、編纂出版多屬協會的事業範疇。關於其組織運作可參見，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分論》(下)(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校辦印刷廠印刷，1990年12月)，頁771-773。

在本文中，筆者試將「滿洲國」全境概略分為二個區域進行分析。第一，是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沿線及其附屬地。此地區與旅大兩地一同在日俄戰爭後割讓予日本，在性質上屬於租借區。因此，其發展自1905年以來，受到日本帝國資本覆蓋與推動，地域風土、城市景觀、人口活動各方面都有長久的經營，反應殖民主義計畫性經濟開發的特點。第二，上述區域以外的舊有東三省政府治理地域，這些地區隨著1931年的滿洲事變以及1932年「滿洲國」建立，成為「滿洲國」領土，除了傳統城市與聚落之外，尚有廣大未開拓的地區，北境風土景觀也相對保留的較為完整。「滿洲國」成立後，以上兩種空間都隸屬其統轄範疇，但實際上是兩個極為不同的社會空間。如同蛛網密結的鐵道網絡象徵著日本政治佈局與殖民資本的步步擴張，滿鐵籌畫鐵路旅遊以宣傳殖民建設成果，同時也將異地及異民族風土包裝成特色賣點。

面對滿鐵的強勢旅遊宣傳，疑遲的風土書寫極具技巧性且象徵性地將第二種空間作為小說背景，逆寫城市開發的華麗表象下，漂泊在交通幹線之外、貧苦無依的小民故事，藉此辯證經濟建設的真偽，使得被覆蔽的社會病症得以顯影。不同於疑遲有意識地書寫第二種地域風土進行微言批判，1939年間前往「滿洲國」旅遊考察的春山行夫，其旅行路線與為此撰寫的風土札記隸屬兩大鐵路網絡，更是一場精心策畫的殖民地風土消費，比之疑遲小說裡為求溫飽在荒原上遷徙移動、散佈鐵路網絡之外的流民圖，兩者呈現出極大差異。

第二，詩化的「視線」。

啟程當日，現場發放滿鐵總裁室弘報課出版的手冊《來自開拓地的生活》（開拓地の生活より），書中穿插許多近似散文詩的文句，宣傳移民拓墾村落的自然風光與特色，如「被牧歌般自然美景擁抱的農舍在遠處隱現著」、「十月的枯草染黃了原野。這時將火點燃，闇夜中的燎原野火燦爛耀眼！那是無法言喻的美麗。」³⁴由於滿鐵計畫性宣導，加上詩人的文學感性，春山行夫此行是帶著殖民者之眼進行觀看與獵奇，乃至文本化的投射。以哈爾濱為例，他對道外區的黑市交易感到不可思議，感受到那裡「飄蕩著國際小說般的秘密」，二十多個不同國籍居民聚集的國際都會殘留著俄國統治時代的惰性，以及中國海港才有的「大洪水後的混亂」景象，

34) 轉引自，春山行夫《滿洲風物誌》，頁22-23。

當他想從中找出端倪時，這種神祕氛圍又使「整個都會成為一個奇妙的幻想境界（Vision）」。³⁵⁾穿梭在人群雜沓的松花江碼頭，眼花撩亂的店舖令他宛如置身喬伊斯《尤利西斯》（James Joyce: Ulysses）的意識流場景。他在當地發現一股「魔術力量」，「那是波特萊爾式的地獄世界，情景自身具有超現實之美」。³⁵⁾他將北鐵接收史比喻為「哈爾濱浪漫故事的起點」，將滿鐵標誌美化為蝶形，而「滿洲國」國土更像隻迷人的巨蝶展翅，彷彿就要自亞細亞大陸飛向日本。由之，他筆下的《滿洲風物誌》詩化地展現了徒具異樣美感的外地風景，疑遲的風土寓言中那些流離不毛之地，絕望的找尋出口的邊緣人物，自是被春山行夫的視線驅趕出鐵路幹道及書寫脈絡之外了。

第三，文化與政治的觀察。

春山行夫引述其它地理讀本的介紹，將「滿洲國」視為「極東的穀倉」，稱其是二十世紀最有魅力的「地理實驗室」³⁶⁾，除了著眼於境內廣闊的未開地、豐饒的農礦資源，「實驗室」也指涉「滿洲國」新興的國家體制。初臨「滿洲國」與華北草原的春山行夫，以「把門打開(この門を開け)！」³⁷⁾一語概括他對兩地的評價。他提及，「傳統與實驗，將世界各國一分为二」³⁸⁾，如其所言，新舊政治型態如一道界線，隔開傳統中國與近代滿洲，中國文化之所以步向毀滅的終局，是因缺少「來自近代的影響」，此乃「滿洲國」不同於中國且勝出之處。實驗精神統領下的「滿洲國」，雖融合中、日、俄三國文化，卻能超越各國的時代精神及文化性格，同時也完整保有其地域特色，據此在中國東北建立新國家。職是之故，面向中國與滿洲高喊「把門打開！」的真實寓意，一是為除前者之舊，另一則為求後者革新。透過與中國及日本相較，更清楚看出「滿洲國」在春山行夫論述中的相對位置，其目的也在藉滿 / 中的新 / 舊文化對比，呈現兩地新興及後進之差異論述。

他進一步指出，過去日本在滿的殖民政策是「高對低」的文化支配，但如今若要使「滿洲國」成為真正成熟的近代國家，勢必調整文化政策，將「全力提升低文化」當作目標。春山行夫接著以電影推行為例，說明「滿洲國」將電影文化視為國家

35) 春山行夫《滿洲風物誌》，頁234-244。

36) 春山行夫《滿洲風物誌》，頁44、130。

37) 參見，春山行夫《滿洲風物誌》，頁7-8。

38) 參見，春山行夫《滿洲風物誌》，頁8。

政策之一並非為了突顯「高文化」，而是「讓沙漠地的居民除了一望無垠的沙漠、馬和駱駝，也能接觸都會裡的大型建築與汽車，這是電影事業被賦予的重要任務」³⁹⁾，亦即，藉文明教化弭平城鄉與高低文化的差距。無獨有偶，疑遲也留意到電影產業的傳播問題，藉小說〈月亮雖然落了〉⁴⁰⁾嘲諷電影政策的偽善，消解了國策電影的嚴肅性與教化意味。而春山行夫是以殖民現代性的眼光審視文化差異，並將自然風土話語轉化為帝國風土話語，其書寫如同為帝國主義開啟地理實驗室的叩門磚，最終被納入帝國生態統治論述的一環。

最後，回到春山行夫為何選擇以文化史形式撰寫殖民地風物誌的問題。

《滿洲風物誌》一書主要以地點區分章節，除了自然環境的觀察札記外，詳列各個城市的文化設施與政策，包含型態、機能、遷變等考掘，近似一本「滿洲國」的自然與文化史辭典。該書出版後，一名地理學者針對書中的都會風物觀察提出分歧意見：「大凡風物之為物，比之於著名的都會，於一眼看去不怎麼樣的村落裡，反而更能切實感受得到。(中略)特別是在像滿洲那樣以農業為主體活動的國土上，必須慢慢地去觀察農村及農民，如若不然是寫不出風物誌的。」又露骨地表示因「滿洲國」沒有文化，要了解當地不應從都會著手，而應從村落的觀察起步。春山行夫反駁道，認為「滿洲國」沒有文化是一種偏見，當它「以近代國家的方式誕生時，政治、經濟、產業、教育、藝文等一切的文化活動也隨之展開」⁴¹⁾；都會與村落存在著完全不同性質的文化活動，去觀看、思考不同文化間的關聯，方可從中發現文化史的演變及法則秩序。這便是他所勾勒出的「滿洲風物誌」框架，目的在於讓更多讀者「藉著閱讀此書進入滿洲國的自然與文化」⁴²⁾；擴而論之，掌握東亞共榮圈內不同地域的資源與文化差異，將有助於成功推動日本的外地政策。⁴³⁾

承上討論，春山行夫的滿洲之旅，也是他初次的日本殖民地之旅，其風物誌是以認識新領地、理解境內的人文及生態資源為前提，進行日本扶植政權的異域認識論述。其將異域風土知識化的論述，透過在日本內地的出版，又向日本境外的廣大

39) 春山行夫《滿洲風物誌》，頁15。

40) 疑遲〈月亮雖然落了〉，《花月集》，頁177-208。

41) 轉引自，春山行夫《滿洲的文化》，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43年7月，頁380。

42) 引自，春山行夫《滿洲風物誌》，頁448。

43) 參見，春山行夫《滿洲的文化》，5-11。

日語文化圈傳播，成為殖民統治的資源，同時具有對內與對外的雙重政治功能與教化作用。

5、結語：

本文分析滿系作家疑遲與日本詩人春山行夫的風土書寫，筆者認為，爵青筆下那些場景座落於鐵路主幹道之外的風土寓言，含納了對於現實問題的挖掘與批判，同時也包含著他以書寫保存東北民俗風物的思考。而春山行夫則透過日本官方安排的鐵道旅行消費殖民地風土，並將之知識化、博物學化，以裨補抽象的國家話語。文中歸納指出，日本殖民主義風土論述與「滿洲國」本土風土論述相互競爭，在符碼層面企圖將扶植政權收編為帝國裡的一個「地方」；而「地方」則以傳統風土敘事作為抵抗，於符碼層面回應來自帝國的話語壓力。日本帝國主義對「滿洲國」文藝發展的控制與彈壓始終強勢，然而，內地作家與殖民地作家借用各自的文化資本，在風土論述這個戰場上展現了日本殖民主義與其扶植政權之間的文化角力。

參考書目

1、戰前原始文獻、小說集

- 陳因編，《滿洲作家論集》，大連：實業印書館，1943年6月。
《華文大阪每日》雜誌，大阪：大阪每日新聞社，1938-1945。
春山行夫，《滿洲風物誌》，東京：生活社，1940年11月。
春山行夫，《滿洲の文化》，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43年7月。
《明明》雜誌，撫順：月刊滿洲社，1937-1938。
《青年文化》雜誌，新京：滿洲青少年文化社，1943-1945。
《詩歌人·讀書人連叢第4本》雜誌，新京：藝文志事務刊行會，1940。
《新青年》雜誌，奉天：新青年社，1936-1940。
《藝文誌》雜誌，新京：藝文書房，1939-1944。
疑遲，《花月集》，撫順：月刊滿洲社，1938年5月。
疑遲，《風雪集》，新京：藝文誌事務會，1941年。

2、專著

- 蔣蕾〈精神抵抗：東北淪陷區報紙文學副刊的政治身份與文化身份〉，吉林大學新聞系博士論文，2008年12月。
《梁山丁研究資料》，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
劉曉麗，《異態時空中的精神世界：偽滿洲國文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2010年6月。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分論》(下)，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校辦印刷廠印刷，1990年12月。
岡田英樹著，靳叢林譯，《偽滿洲國文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年2月。

-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 櫻本富雄, 《日本文学報国会—大東亞戦争下の文学者たち》, 東京: 青木書店, 1995年6月。
- 孫中田、逢增玉、黃萬華、劉愛華, 《鐐铐下的繆斯——東北淪陷區文學史綱》, 長春: 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9年11月。
- 蘇崇民, 《滿鐵史》, 北京: 中華書局, 1990年12月。
- 徐迺翔、黃萬華, 《中國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 福州: 福建教育, 1995年7月。
- 解學詩, 《偽滿洲國史新編》,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年4月。

3、期刊

- 馬尋口述, 柳書琴·蔡佩均整理, 〈從“冷霧”到《牧場》: 戰時東北文壇回眸—馬尋訪談錄〉, 《抗戰文化研究》4, 2010年12月, 頁290-299。
- 田兵, 〈麥春〉, 《東北文學研究叢刊》2, 1985年10月, 頁203-212。
- 楊志和, 〈東北文藝大事記(1919年-1948年)〉, 《東北現代文學史料》9, 1984年6月, 頁140-178。

<Abstract>

The Words and Politics of the Local Custom:
Yi Chi's and Haruyama Yukio's Local Custom Writings on "Manchukuo"

Tsai, Pei-Chun

"Manchukuo," a political entity attached to Japan in the 1930s.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under colonialism, the most obvious feature in the literary field of "Manchukuo" would be the topics and change of styles generated by the custom discourse. Due to the stimulation and inspiration of the custom discourse, we could see the influence of the custom discourse on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such as the literary creation. No matter the topics are centered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like nature, climate, and geography, or it is a novel with the custom as its background, the influence is evidently visibl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Manchukuo" writer Yi Chi's and the Japanese poet Haruyama Yukio's local custom writings, explor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How do the writers'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nature of the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y are in influence their percep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local custom? Through what basic issues and literary constructions do these custom narratives represent the ecological and human resources? How does the custom in these two writers' works become a symbolic signifier, carrying the desires of the empire, or that of the anti-empire, or the writers' response and criticism of the plan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course in the empire?

Key words : Local Custom Writings, Manchukuo, Yi Chi(疑遲), Haruyama Yukio(春山行夫)

투 고 일 : 2013. 05. 17. / 심 사 일 : 2013. 06. 01. ~ 2013. 06. 17. / 게재 확정일 : 2013. 06. 23.